

Liberty 自

由

与

毁

灭

法国大革命,
1789 - 1799
*The French
Revolution*

or



[澳] 彼得·麦克菲

著

Peter McPhee

杨磊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自由与毁灭



[澳]
彼得·麦克菲
著
杨磊
译

法国大革命，
1789 — 1799

Liberty or Dea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 (澳) 彼得·
麦克菲著；杨磊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Liberty or Dea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5086-9753-6

I. ①自… II. ①彼… ②杨… III. ①法国大革命—
研究 IV. ①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8074 号

Liberty or Dea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 2016 by Peter McPhe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著 者：[澳] 彼得·麦克菲

译 者：杨磊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 mm 1/32

印 张：19 插 页：12 字 数：465 千字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6-878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审 图 号：GS (2018) 666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9753-6

定 价：9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基特

中译本序

我非常有幸能为中国读者写下这份序言。我在本书中想要强调两点。第一点，与很多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一样，我写这本书受到了19世纪政治家、理论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的启发。他的家庭生活遭到大革命的重创，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了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这部经典著作。由于他患上肺结核而早逝，这部著作并未完成。1831年，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曾经到“新世界”游历，出版了早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卷本，1835年，1840年）。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中央权力的连续性，从路易十四（1638—1715）到1799年通过军事政变夺权的拿破仑·波拿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以贯之。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公会试图通过民主和地方机构来使决策去集权化，1792年革命战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家们再一次将权力集中。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机构，这些机构既包括由贵族主导的传统团体也包括全国各地封建制、领主制的残余。大革命试图用基于人民

主权和自由的新体制来取代古老的封建制度。但是法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之上，法国人民仍然依赖中央权威。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起源于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这三个传统的等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上层贵族主宰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会在内，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越来越不履行他们的义务（法国谚语有云：“位高则任重”）。大多数贵族对于 1789 年前必要的财政和社会改革根深蒂固的敌视源于两个长期因素。首先，正如托克维尔总结的那样，君主制国家决策的压力由于治理和保护殖民帝国的支出而进一步加剧，进而损害了贵族特权。其次，贵族面临着比他们人数更多、更富有、更具批判精神的资产阶级的挑战，农民对于贵族的财产、等级和社会地位也越来越感到不满。

法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 18 世纪 80 年代处于危机之中。王权及其贵族精英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来自社会的批评空前尖锐和深刻。领主体制及其繁多的特权日益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支柱。托克维尔认为，到了 18 世纪 80 年代，领主几乎很少出现在社区之中，农民交纳的封建租税与从领主那里获得的贫困救济、保护和帮助已经不再对等。尽管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但他明白贵族制度已经“失效了”，因为理论上贵族特权的合法性已经不再合理了。一个日益富有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级（资产阶级）开始追求自身利益，而且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阶级中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个人，深受启蒙运动抽象概念的影响。到了 18 世纪 80 年代，阶级分化已经完成，产生了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对立。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论中，他对整个西半球的根本性变化充满了信心，但也担心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

我们时代的国家无法阻止人类的境况走向平等，但是平等的原则究竟带给我们的是自由还是奴役，文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痛苦，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20年后，他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在结论中写到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带给法国人的是奴役、野蛮和痛苦，但是这个悲观的结论来源于他个人从1848年开始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敌视。

很少有人在提及托克维尔的卓越思想时将他的个人经历考虑在内，人们经常将他描述成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但是他一直处在国家动荡和痛苦的旋涡之中。他于1805年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诺曼贵族家族，他的祖先曾经参加过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和对英格兰的征服。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等级深受大革命的创伤。他的父亲埃尔韦是托克维尔伯爵，曾经担任路易十六卫队的军官，他的母亲路易丝·玛德莱娜·勒佩勒捷·德罗桑博是法国著名政治家沃邦和拉穆瓦尼翁的亲戚。他们在1793年结婚。第二年差点被送上断头台。路易丝的祖父拉穆瓦尼翁（路易十六的首相和最终判决的辩护律师）和双亲都被判死刑，她的大姐和姐夫也同样丧命。

虽然托克维尔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遇悲惨，但在七月王朝（1830—1848）和第二共和国（1848—1851）时期，托克维尔本人试图将有限的选举和立宪君主制融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他曾经担任议会

代表和部长，在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 1851 年依靠军队夺权后，他放弃了从政。他从此以后全身心投入《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中。他的杰作深受他 1848 年后两次短暂的从政经历的影响：他对 1848 年 6 月的内战感到恐惧，随后被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排斥出政坛之外。因此，他认为 1789 年后革命变化的暴力打碎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他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分化和冲突。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自己家族的命运之上思考他所处的时代的变迁。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阐释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途径。在全球化的 21 世纪，我们更加重视法国大革命的全球意义及其国际影响。历史学家曾经认为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动乱，但是现在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大西洋和北美在法国大革命起源上的意义，还进一步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在西欧之外的影响，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地中海地区。革命战争的确是“第一次总体战”。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在内战和外国干预中诞生。但是这些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代价都是数不清的生命。

而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这同样是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革命的成果不仅体现在首都之中，还体现在拥有 97% 的全法国人口的乡村和城镇之中。各地对于革命的态度来源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各地的人民无论欢迎还是反对变革，都不能拒绝变革。与托克维尔和几乎所有之前的大革命研究不同的是，我不仅试图将大革命置于全国和国际的背景下来理解，还试图将其置于每个社区的每个家庭之中来理解。革命给人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却影响了所有人。革命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远比托克维尔的描述更加复杂和深刻。例如，我在书中强

调了继承法的改革和临时废除砍伐树木与开垦荒地禁令的影响。

现当代的每一次大革命——17 世纪的英国革命、18 世纪的法国革命和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都具有其独特性，它们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和危机的产物。但是所有的大革命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也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所有的大革命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都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剧变。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抓住的就是法国人鲜活而厚重的经历。

导 言

1789年之后，法国革命者试图在人民主权、国家统一、人人平等的原则基础上重新塑造他们的世界。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之前的国家是一个由绝对王权统治、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和地方豁免权的庞大而多元的王国。在法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人试图用武力摧毁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宗教信仰和权威的威胁。

当时人们在如何评价大革命成就的问题上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革命期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而且在实践中和理念上都存在反对革命过激化的强大力量，但革命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持久的印象——公民可能因此获得解放。1798年，年届74岁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总结道：

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当中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人性深处追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这为此前所有政治人物所虔信。即使我们必须回到旧制度，自由的这些最初形态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证明，仍不会失去其价值。¹

克雷基侯爵夫人维克图瓦·德芙拉·德泰塞比康德年长 20 岁。与康德相反，她对同时期她在身边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尖酸刻薄的描述：

在城镇中你只能看到无礼、邪恶的人。你只能以一种粗俗的、苛求的、轻蔑的口吻进行交谈。每张面孔都充满了阴险狡诈，甚至儿童都有仇视、堕落的行为。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仇恨。嫉妒从未被满足，悲惨随处可见。这就是对发动一场革命的惩罚。²

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赞同 1789 年 5 月至 10 月的大革命行动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他们在以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为什么后来被称作“旧制度”的政权会在如此广泛的支持下被推翻，为什么革命会走向恐怖，革命的影响是什么。1789 年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如此复杂、剧烈和重要，以至于关于这些事件的起源、过程的反思和争论不可能完结。法国大革命仍然令人着迷、使人困惑、发人深省。事实上，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欧以及东南欧政权的垮台以及“阿拉伯之春”这两股革命大潮重新激发了我们对于 18 世纪末那场改变世界的剧变的兴趣。³

法国大革命的戏剧性、成功、悲剧，以及那些试图阻止和颠覆它的举动，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都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⁴拿破仑·波拿巴在 1799 年 11 月掌权之后，第一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对革命起源和革命变革影响的评判。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政权是为什么、

如何在 1789 年倒台的？为什么革命过后稳定一个新秩序会如此艰难？革命期间的政治动荡在根本上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吗？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还是一段旷日持久的暴力动荡以及令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冲突？本书意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和所有重要的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中有许多英雄主义、恐怖、公民牺牲以及屠杀的插曲。毛泽东在 1927 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写下了著名论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⁵

毛泽东当时 34 岁，1792 年的法国革命家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同样也是 34 岁，他在同年 11 月回答政敌讽刺他手上沾着鲜血时说道：“公民们，你们想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1792 年 8 月，巴黎市民推翻了路易十六并且屠杀了他的数百个守卫，罗伯斯庇尔坚持为这些爱国者*辩护道：“在如此大规模的起义中，犯下几桩明显的罪行或者微不足道的轻罪是在所难免的，他们的死是对他们效忠国王的惩罚。”⁶

以往的法国大革命通史写作给人的感觉是革命只是巴黎人的功劳，

*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爱国者”指忠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人。与之相对的通常为那些忠于前现代、封建制度意义上的君主的人，即“保王派”。（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

他们将革命强加到顽固封闭、一直敌视革命的乡村。巴黎制造了革命，外省反抗革命。⁷与此相反，本书认为只有在研究巴黎的政府与在乡村、城市、城镇的人民之间如何协商、对抗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书的读者在了解巴黎政治斗争的历史的同时，也会在书中看到很多城镇和乡村的普通人如何参与、反抗和经历革命带来的改变。

巴黎的确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是18世纪80年代居住在巴黎的65万人口只占法国2800万总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法国是由乡村和小城镇构成的国度。在大革命期间统治法国的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外省，他们在浩如烟海的通信集中表达了选民传达给他们的国家建设理念。本书将研究1789年到1799年间法国在立法、文化和社会上的变革经历如何挑战、转变了外省社会对于权力和权威的印象。农村和小城镇的人是如何接受、适应或拒绝来自巴黎的改变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视觉文化和口语文化上的疾风骤雨，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大量视觉上的表现物，它们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攻击、嘲弄某个人敌人。大革命还产生大量昙花一现的事物，诸如政治俱乐部的入会卡、卡通，或者革命时代被称为“指券”的银行券。当然，大革命还计划用大量纪念性建筑来纪念革命的成就，但是这些计划在动乱、战争和贫困的状态中从来没有得到落实。这场塑造了当代法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留下实物的遗迹。⁸

在确认一些留存至今的建筑遗迹时，我主要接受了伯纳德·理查德的帮助，他向我分享了他在纪念大革命的实物遗迹领域的广博知识，比如说在圣朱利安德萨吕村的巴士底狱的砖石。在过去的多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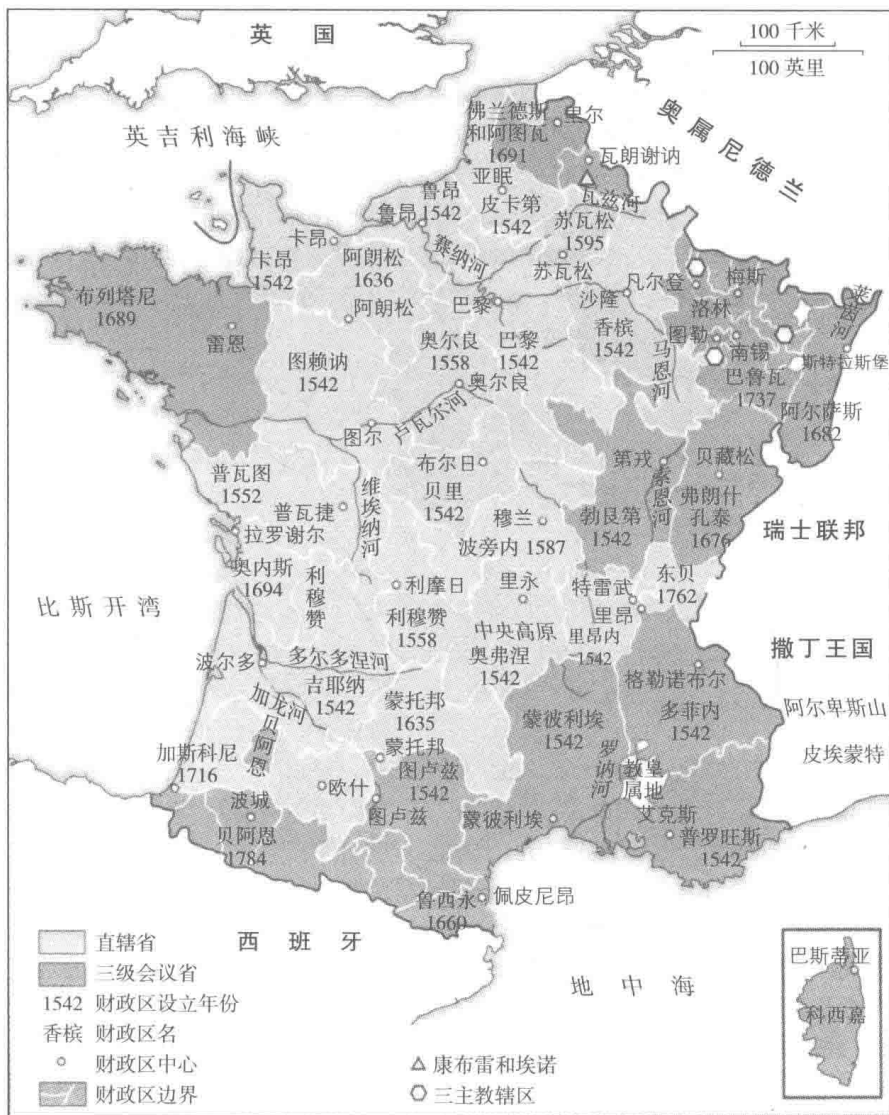
XII

我从与多位友善的历史学家的交谈中直接获益，他们有大卫·安德列斯、米歇尔·比亚尔、史蒂芬·克雷、伊安·科勒、苏珊娜·德珊、阿兰·福斯特、保罗·汉森、林恩·亨特、柯林·琼斯、彼得·琼斯、埃尔韦·洛伊维尔、玛丽莎·林顿、让-克莱蒙·马丁、约翰·梅里曼、诺埃尔·普莱克、蒂莫西·塔科特、查理·沃顿以及我的多位学生。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希瑟·麦卡卢姆和瑞秋·朗斯代尔以及他们的读者提供了鼓励和洞见；理查德·梅森和萨曼莎·克罗斯在版面编辑和设计上展示了专业的水准。米拉·阿德勒-吉莉帮助我找到了本书中的重要插图，格拉文·莱斯制作了精美的地图。此外还要感谢朱丽叶·弗莱斯、基特·麦克菲、杰瑞米·特奥以及奥罗尔·穆尔肯斯提供的帮助。最重要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伴侣夏洛特·艾伦对草稿进行的认真细致、充满洞见的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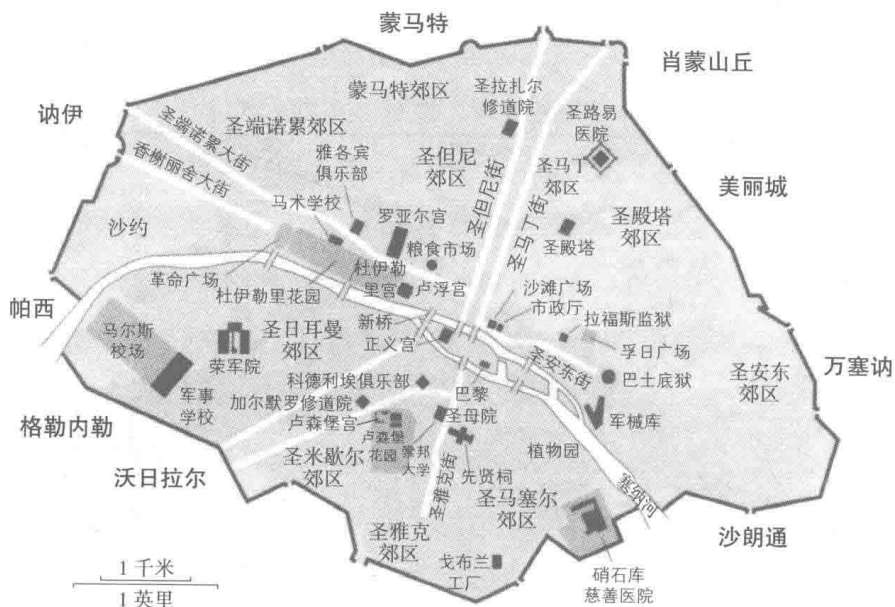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 225 年中，数百位历史学家深入探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问题，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历史学家们可能因为论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正是他们高水平的研究和作品使得大革命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王冠上的宝石。法国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他们妥善地保管了丰富的档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深表感激。当南锡档案馆由于装修而关闭时，工作人员特意准许我在里面查阅资料。

经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在大卫·安德列斯主编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手册》中执笔的章节基础上写作而成的。经过布莱克维尔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 17 章的部分内容是在我编著的《法国大革命读本》一书中的第 27 章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地图



地图 1 18 世纪法国省区图



地图 2 革命时期的巴黎

